

“抠门”的姥姥

王 越

我的姥姥相当抠门。她的抠门，像一根细细的线，贯穿了她的一生，也编织成了我对她的记忆。

午饭时吃剩的盘子，她会用馒头把菜汤擦干净；一双50元钱的鞋，她要穿到鞋帮开裂才肯换新的；就连用过的塑料盒子，她也要在底部戳几个小洞，填上土，插上一株花，让废弃的容器里，也能长出新的生命。

印象最深的那次，姥姥在雪地里摔了一跤，硬是不肯去医院检查，说要“省点医药费”，以至于脊背渐渐弯曲，再也挺不直了。每次看到她佝偻的背影，我心里总有些酸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对于姥姥的诸多抠门行为，我很不理解。家里虽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不至于紧张到这种程度吧？

近几年，姥姥搬来与我们同住。远离了老家的四合院，她对城里的一切都不适应，除了买菜和倒垃圾，很少出门。没事可干的姥姥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，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——比如我忘记关灯、又买了新衣服等——跟我发火。还经常用她的经历对我进行“苦难”教育：“我们那时候，哪有你这么浪费？”起初，我不大吱声，被说教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些不耐烦了。

一次，我取回一个纸盒装的快递，姥姥的眼睛瞬间亮了，破天荒地没有说我。原来，她发现小区里有人把废旧纸箱拿到附近的回收站卖。此后，只要家里一有纸箱和饮料瓶，姥姥就马上收集好，等攒够十几斤，便拿去卖掉。这成了她的计划外收入，她也因此多了一份“工作”。



伯父

李凤生

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，一起生活的还有伯父。爷爷早逝，留下三男一女，由奶奶独自一人拉扯着长大、成家，唯独伯父孤身一人，终身未娶。

俗话说，父亲不在，长子为父。伯父在家中排行老大，自然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伯父十几岁时，就跟大人一样拉着煤车挣钱，奶奶则在家缝衣做饭，料理家务。

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伯父承受了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苦难。可再苦的日子也得过，再苦的活儿也得干，为了母亲和幼小的弟弟，他耽误了成家的机会，但没有丝毫怨言。

伯父是有名的孝子。因为奶奶忌嘴，不吃葱蒜、鸡蛋、牛奶和肉食，伯父便也跟着忌食。奶奶活了90岁，晚年的時候，躺在了床上不能自理，是伯父伺候着，为她养老送终。伯父爱学习，爱看书，字也写得很好。我从小受他的影响，学习成绩很好，现为太原市书法协会会员。

伯父没念过几天书，但懂得的道理很多。他为人正直，诚实厚道，人们都喜欢跟他打交道。如果谁遇到生活难事都愿意跟他说，找他出主意或帮助解决，他总是急忙放下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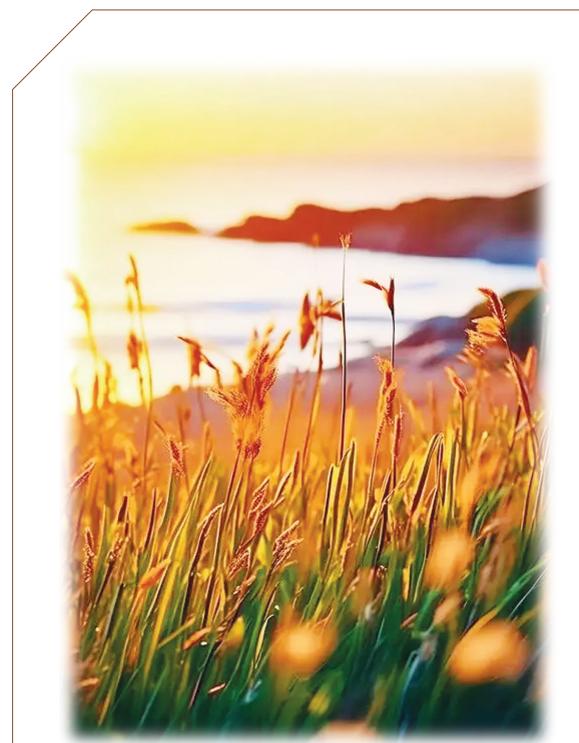
我陪姥姥去过几次回收站，过程很复杂。要先把旧纸箱一个个剪开，压平整，码得整整齐齐，结结实实地捆好，再小心地绑在小推车上，然后拉上小车，一路歪歪扭扭地走几公里到回收站，等人家称好重量，按照斤数给钱。满满一车废纸，每次至多卖十几元，有时候遇到个挑三说四或临时降价的，还非要少给一两元，但姥姥依然乐此不疲。

后来，姥姥开始捡拾垃圾桶里的废品。数九寒冬，看到有人扔纸箱，她连外套都顾不上穿就奔下楼。我担心外面捡回来的东西有细菌，但姥姥照捡不误。我屡次向妈妈抱怨，妈妈只是笑笑：“姥姥本来就够憋闷了，也让她有个活干。”

我读研那年，得知学费很贵，姥姥悄悄拿出一本存折给我。我看看上面的数额，竟然有一万多元！姥姥没有退休金，哪来的这些钱？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来，姥姥的节俭就是她最大的收入。

妈妈给我讲了姥姥的故事。姥姥小时候学习很好，但家里经济困难，作为长姐的她，毅然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弟妹。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，姥姥因文化水平不高，没有上过班，一辈子都在为家里操持，吃了不少苦，所以，姥姥在生活上一直精打细算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但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却非常支持。

那天，阳光很好，姥姥又推着小车去卖废品，我走在她身旁。看着她佝偻的脊背，想起自己平日的大手大脚，我不由得心生愧疚。我忽然明白，姥姥的“抠门”，不是吝啬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深情。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节俭，什么是珍惜，什么是爱。



绛紫色的黄昏

尚文英

风清日暖的下午，我从衣柜里翻出那件十多年前为母亲挑选的，绛紫色的薄丝绒外套——这是件一直被妈妈嫌弃的“黑糙烂污的老婆子衣裳”。母亲素来偏爱各种鲜亮的红色，对中国红更是情有独钟。这件外套从颜色到款式她都不中意，一直被打入冷宫，每次出场都是我努力的结果。而今母亲年逾九旬，我想，这衣裳终是等到与“老婆子”相配的时节了吧。

斜阳西照，母亲穿着丝绒外套坐在一群老人中间，绛紫色的衣服衬着她满头的银发，格外亮眼。见她起身活动，我亦步亦趋地跟着。母亲去铁艺栏杆前拉伸，我忍不住提醒：“妈，扶粗的那根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她又转身用后背撞栏杆。我急了：“别撞了，别弄坏衣服，明天换件衣服再……”

旁边的大伯朗声笑道：“别听她的。坏不了，使劲撞！”

这话让我一怔，恍然想到从儿时到现在，被各种无谓的禁令束缚的自己。那些无关紧要的“不”“不能”曾扼杀了多少欢乐，剥夺了多少轻松的时光。

我赶忙冲着面有难色的母亲使劲点头，她回以笑容，继续着她的“健背操”。我转身又向大伯竖起大拇指，他回以默契的微笑。

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对循规蹈矩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如今这份“逾矩”的任性是何其珍贵。虽然在记忆中，母亲从不娇惯我，但此刻有机会能“娇惯”一下年迈的她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

暮色渐浓，橙红的夕照为母亲的白发镀上金边。绛紫色的丝绒衣襟随着她蹒跚的脚步轻轻摆动，在微风中泛着柔和细腻的光泽。她眼角绽放的笑纹，像石子投入湖心，荡起暖暖的涟漪。所谓孝心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束，而是去守护这份岁月沉淀后的自在与从容。

暮色中，看着暮年的母亲舒展的身影与灿烂的笑容，我深深舒了一口气——幸好，今天虽打扰了母亲的随性，但还没有破坏她的兴致。转头望向一旁谈笑风生的大伯，心中满是感激。

衣服会褪色，时光要流逝，由衣服引发的美好和感受我提笔珍藏了。对我，这个黄昏是绛紫色的。